

器座，即垫于器底之物。

虽然在明清众多陈设物品中是微不足道的一类，但作为与器物既有联系又彼此分离的特殊用器，

与器物一起构成陈设的语境之一，在工艺及美学上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由明清绘画上描绘的陈设切入，将器座与相应的器物还原于可信的历史情境中，而非仅仅孤立地审视两者关系，

由此可以深入昔人真实的生活传统。

特稿

室庐几榻器具间

浅谈明清绘画中的器座

施磊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馆员，清华大学艺术学理论专业博士，曾发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法国白釉青花陶瓷装饰艺术风格的演变》《十八世纪法国樊尚·塞弗尔瓷塑工艺与美学风格探析》等文章

由俭入奢的明代器座

器座，字面意思即垫于器底之物，

归长物类。明人文震亨（一五八五年—一六

四五年）撰《长物志》品评林泉营造琐

细，涵盖文人生活器用的诸多方面，却

极少提到器座。比较接近的描述，散

见于下：

「悬画」条：「画桌可置奇石，或

时花盆景之属，忌置朱红漆等架。」（《长

物志》卷一〇「位置」）

「置炉」条：「于日坐几上置倭台

几方大者一，上置炉一……」（《长物志》

卷一〇「位置」）

「置瓶」条：「随瓶制置大小倭几

之上……」（《长物志》卷一〇「位置」）

「小室」条：「小室内几榻俱不

宜多置，但取古制狭边书几一，置于中，

上设笔砚、香盒、薰炉之属，俱小而雅。」

（《长物志》卷一〇「位置」）

「卧室」条：「榻前仅置一小几，

不设一物，小方机二，小榻一，以置香

药、玩器。」（《长

物志》卷一〇「位置」）

「手炉」条：「惟

不可用黄白铜及紫檀、花

梨等架。」（《长物志》卷七「器

具」）

「盆玩」条：「……得旧石凳或古

石莲磔为座，乃佳。」（《长物志》卷二「花

木」）

由此可知，明人常以台、几、机、

凳等小型家具充当器座（甚或简省器座）。





清人绘 胤禛行乐图册之“围炉读书”

绢本设色 纵三七·五厘米 横三〇·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画上绘脚炉，炉中燃炭火，炉底不设架座。



安土桃山时代（十六世纪） 加贺屏风
纸本金地着色 纵一五五厘米 横一三六厘米

双折式，描绘了古代日本贵族妇女在室内宴饮行乐，并在庭园中创作诗歌的情景。

轻便而精巧的小型家具用法非常灵活，在文震亨生活的江南地区，日本漆器流通很广，工艺精湛的倭几、倭台颇得文人士大夫珍宠。（明时倭漆不仅蒔绘技法臻于成熟，装饰格调也由融合唐代遗韵的折中风格转向本土化的精致风雅）《长物志》「台几」条对此有所述及：「台几，倭人所制，种类大小不一，俱极古雅精丽。有镀金镶四角者，有嵌金银片者，有暗花者，

价俱甚贵。近时仿旧式为之，亦有佳者，以置尊彝之属，最古。若红漆狭小三角诸式，俱不可用。」（《长物志》卷六「几榻」）京都高台寺藏有一件丰臣秀吉使用的蒔绘悬盘（即高足盘），或与当时流通的倭台类似。此类制品原本用于宴饮时盛放饮食器（也称「食案」，式袭唐宋，四方形带高足，面及牙子绘有纹饰），传入中国后，在文人阶层的室内则扮演了更为风雅的



室町时代（十五世纪） 草花蒔绘四足盘
高一九·六厘米 长九一·九厘米 宽五五·五厘米
三得利美术馆藏

盘面长方形，底出四足，鼓腿彭牙，牙板雕饰精美并描金，仿唐式。



明 仇英 人物故事图册之“竹院品古”
绢本设色 纵四一·一厘米 横三三·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宋人绘 女孝经图卷(局部)
绢本设色 全卷纵四三·八厘米 横八二·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角色。人们将之叠于几案之上或设在床头，用以承托香具、花器或清玩，取其「精而便、简而裁」。日本安土桃山时代（又称织丰时代，是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称霸日本的时代，约为一五七三年至一六〇三年之间）的屏风上，除了绘有陈设茶具或小盆景

的漆盘、漆台，也有许多物品直接置于地板上。

明代文人居室雅洁，并非所有器物都配有器座，不设座具的情况在明代文人画上十分常见，甚至一些宋画也绘有类似情景：器物底足裸露，置于案头或

地面；只有花瓶等细高的立件或焚香器（香炉附底座，宋已有之，大量宋画可以为证）

配有座子。甚至在一些画上还描绘了将囊匣垫于器底的简陋作法。与文人画中高雅的情趣形成反差的，是宫廷绘画中极力表现出的奢靡。《明



明人绘 明熹宗朱由校衮服像轴
绢本设色 纵一一·二厘米 横七五·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人绘 胤禛读书像轴
绢本设色 纵一七一·三厘米 横一五六·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人绘 弘历古妆像轴（局部）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清宫器座与帝王喜好

熹宗朱由校衮服像》轴中，宝座两侧的铜炉、花瓶、铜狮、瓷碗不仅珠饰华美，其器座也镶嵌大量玉石杂宝，表明当时宫廷器座的使用与矫饰渐成风气。画面内容不乏夸张，也许是为强调御前陈设的富丽和器用的繁奢，但仍为今人研究宫廷器座的使用和设计提供了相对可信的参考。

宫廷器座的流行一直延续至清代，反映在博古主题的人物绘画上。这类绘画对于清宫中什物的样式、纹饰、位置及周遭陈设的描绘更加细致入微。以《胤禛妃行乐图》为例，该组图轴共绘器座二十余件，囊括了清代器座的主

要样式，其使用与形制不仅深受器物陈设习惯和陈设条件影响，且与器物外形的配合更为密切，一器一座已十分普遍。在《胤禛读书像》轴、《弘历古妆像》轴等帝王肖像绘画中，不论文房四宝还是炉瓶三事，案头陈设俱配座。这种刻意的安排足以证明，器座是清官陈设的重要内容，至于入画的御赏雅玩，更不



清人绘 胤禛妃行乐图轴之“博古幽思”
绢本设色 纵一八四厘米 横九八·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画中两面多宝格，共纳入十三件古玩，有十件设座。右侧描金黑漆方桌面上另设四件案头清玩，除仿哥釉葫芦小瓶外，其余三件（扁壶、砚及水丞）均设底座。

会随意免去器座。清世宗时期，绝大部分内廷汝瓷皆附座子，就连当时的仿汝器亦配座。《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对此多有记载：

（雍正三年，九月）十一日，太监王进玉交汝窑宋磁洗三件（内随紫檀木座二件）。传旨：此座子二件款式俱蠢，往细处收拾，其一件无座的配紫檀木座。于十月十三日收拾得紫檀木座二件，并配得紫檀木座一件，汝窑宋磁洗三件，首领程国用持去交太监杜寿訖。（朱家溍

朱传荣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

雍正朝》，故宫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十二月，第七三页）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太监刘希文王太平王守贵交来……仿汝窑锦袋瓶一件……仿汝窑素花觚二件……仿汝窑胆瓶一件……传旨：着配做漆架座，先将各样的款式每样做成木架一件，呈览再做。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但据雍正七年「匣作」档案记录，

是年四月太监刘希文、王太平交来洋漆箱一件，内含各式汝窑器皿二十九件，御批「着各配做镶棕竹边糊锦匣盛，洋漆箱内上层要一般平，随其器皿大小集锦式安放。器皿内成对者不必拆开，一匣盛装。若箱内仍有空余，随其器皿做黑漆架。如何安提手处酌量配安。钦此」。《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雍正朝》，第二五二页）档案随后补注，该二十九件瓷器于雍正十二年配匣完毕，但未提及



清乾隆 白玉带盖瓜式鼻烟壶
高六·四厘米 口径〇·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瓜形烟壶，白玉质地，表面浮雕瓜蔓，顶部以小藤瓜作盖，带枣红色皮，附紫檀木座。

漆架制作的详细情况。雍正七年之后的历年档案中，也未有相关记载。据此推测，若是存放该组器皿的箱内留有空余，理应配制漆架。《胤禛妃行乐图》之「博古幽思」一幅中两件汝容器中的一件省略座具，或是顾及多宝格内器物排列的美感而有意为之。（玻璃、玉石材质的小型器皿为避免磕碰常以匣收置）除此以外，《胤

禛妃行乐图》组图上省略座子的器物还有许多，譬如鼻烟壶、白玉四足壶，二者皆无座，但也未必从不设座具。后人在清点、整理实物史料的过程中，就发现了类似器物与座匹配的实例——一件乾隆款白玉带盖瓜式鼻烟壶，配紫檀木座，不仅装饰颇为精细，材质也十分考究。

宫廷器用配座与否、规制如何，体现着皇家的审美趣味。制作完毕的器座，也会因皇帝的喜好更换式样。乾隆时期

《活计档》中便有不少这样的记录：

（乾隆二十五年，匣裱作，八月）十四日，

（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

交紫檀木四方座一件，传旨：着改烧饼

座。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

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乾隆三十九年，广木作，九月）三十日，

掌库四德五德笔帖式福庆来说太监胡世

杰交紫檀木方座一件，传旨：着改烧饼

座。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

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另外还有因座配器的特殊情况：

（乾隆十年，珐琅作，二月）十一日，

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红牙小元

座一件，传旨：交邓八格配做珐琅花插

一件。钦此。（张荣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

料辑览：第三辑·乾隆朝》，故宫出版社，二〇

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二二页）

（乾隆十年，珐琅作，四月）二十二日，

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雕花纹嵌

色绿象牙圆座一件，传旨：着交珐琅处

配掐丝珐琅瓶一件，先画样呈览，准时

再做。欽此。于八月初八日邓八格将牙座一件配得掐丝珐琅瓶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三辑·乾隆朝》，第一二四页）

（乾隆十年，珐琅作，十二月）二十三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红牙座一件，传旨：交珐琅处配双管瓶一件。欽此。（《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三辑·乾隆朝》，第一三〇页）

明清器座设计与室内陈设的关系

器座的选材、造型和装饰，反映了器座与外部环境，尤其是室内陈设的联系。器座不仅与器物相互适应，在造型上还常常模仿家具、建筑，并且受到陈设风格的制约。

器座的选材，有竹木、黄金、珐琅、漆器、玉石、牙角、陶瓷、玻璃（料器）等，其中木座数量最丰。明清以来，器座造型愈肖几案、杌凳、床榻等家具式样，用途极广，起承托、固定之用。还有部分器座采用与主体器物相似的设计风格，是主体造型、纹饰的延伸，修饰作用更



清乾隆 剔红枫叶秋虫纹带盖盒
通高八·五厘米 直径一三·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盒、座均为枫叶造型，通体髹朱漆，雕锦地。盖面、座面浮雕叶片的筋脉，造型生动逼真。



清康熙 画珐琅莲瓣纹碗及款识
高六·五厘米 口径一一厘米 底径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康熙时期的画珐琅精品，通体呈覆仰莲瓣式造型，装饰精美的珐琅彩。底座由上下两部分构成，色彩艳丽，笔触细腻。

清 青玉夔龙纹插屏

通高三五·七厘米 宽三〇·四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仿古风格的插座式玉屏，玉屏镂空左右对称的夔龙纹，间隙处浮雕猪、犬、羊、雀等鸟兽。插屏架与屏风图案协调统一，亦作仿古式，造型如抽象的双龙，座身纹饰细碎，线条略有凸起。





清 青玉香筒紫檀染牙座
通高二一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上下共由三部分构成，可相互分离，主体呈六方形高台式，以紫檀木雕花为主，边缘饰镂雕染牙的栏板与望柱。



清 黑漆描金木雕仕女座
高六·一厘米 长一一·一厘米 宽五·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罗汉床式座，设计为黄杨木雕仕女像的卧榻，座面描金的团花、角花相映成趣，四足彭出，两面有牙板，饰描金莲纹。



为显著。作为观赏的次要对象，器座形制大多简素，反映主体（至少是底座）的形状。《弘历是一是二图》所绘古玩玉器均设木座，大体合乎圆器配圆座、方器配方座的惯例。不过也有例外，如花觚、铜盘随设方座，万寿瓶、铜簋随设八出四出架座，可见器物的形制并非影响器座设计的唯一因素，陈设环境、主流审美亦对器座设计产生影响。圆器配方座兼顾了稳固与美观，若依惯例设置圆座，则易倾倒。《胤禛妃行乐图》之「博古幽思」与《胤禛行乐图册》之「围炉读书」中有两件相似的天蓝釉葵花式盏托，皆拟宋式，以其置霁红、霁蓝釉碗，是美学层面上的考量。

器座的设计还受室内整体风格的影响。比较与清宫绘画年代相近的西方绘画，可见在不同陈设环境中，器物底座的装饰风格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以画中常见的瓷器为例，欧洲瓷器皆设铜鍍金座，雕饰花卉、鸟兽、人物等复杂图案，系适应西方洛可可式家具与室内广泛装饰鎏金铸铜而采取的做法；我国瓷器常设简洁的紫檀、乌木或黑漆座，与室内硬木家具的造型与色调相宜。在英



清人绘 弘历是一是二图像屏
纵一一八厘米 横一九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以帝王博古为题材，桌几满置古玩，古玩底部皆用紫檀木座托起。



清雍正 霁蓝釉碗与天蓝釉盏托

高六·八厘米 口径六厘米 底径八·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时期流行单色釉瓷器，色彩丰富，釉面温润，造型轻盈优美。当时宫廷中以天蓝釉盏托承霁蓝、霁红釉碗的做法十分常见。

国的皇室收藏中，装配鎏金铜座的中国的艺术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以瓷器和漆器为主要内容。欧洲人从十五世纪便开始采用这种手段装饰和加固中国瓷器，最早的实物是一只配有银鎏金底座的明代青瓷碗，后来这一装饰手段被沿用下来。英国皇室所藏康雍乾时期景德镇烧造的精品瓷器——其中绝大部分购于乔治四世时期（一八二〇年—一八三〇年）——于一七〇〇年至一八三〇年间陆续运抵法国，并在此加装了细节极为精美的鎏金底座、把手和口沿。这些增设的配饰，一方面突出了瓷器、漆器之类稀有而昂贵的东方艺术品在欧洲宫廷陈设与收藏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其强烈的东方风格被弱化，从而更好地融入欧洲皇官的陈设环境和艺术氛围。



清人绘《胤禛妃行乐图》之“博古幽思”上所绘霁蓝釉碗及天蓝釉盏托局部



清康熙 青瓷花瓶
高五八厘米 宽三七·五厘米
白金汉宫藏

花瓶产自康熙年间景德镇，十八世纪末运往法国装配底座，后为乔治四世购买。



十五世纪 青瓷碗
卡塞尔赫西什兰德斯博物馆藏

欧洲现存最古老的中国瓷器收藏之一。此碗造于明中期，后经德国金匠改造，增设了银鍍金的底座、盖及外部框架，起保护与装饰作用。



清人绘《胤禛妃行乐图》之“持表对菊”中陈设的西洋仪器局部

重要一环。



器座，仅仅是明清众多陈设物品中微不足道的一类，向来缺乏研究者给予足够的重视，但作为与器物既有联系又彼此分离，并与之构成陈设的整体语境的特殊用器而言，器座在工艺及美学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它们多元化的设计、搭配与陈设方式，既有规范，亦不乏变化，构成了明清日常生活与艺术的重要一环。

清宫陈设中专为西洋仪器、钟表设置的木座、木框玻璃匣，与之同工异曲。（王子林《明清皇宫陈设》，故宫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十月，页四七七~四八〇）